

泪洒

英雄血

台湾 ● 卧龙生



安徽文艺出版社

泪洒英雄血

三

台湾 卧龙生

安徽文艺出版社

泪洒英雄血

卧龙生 著

责任编辑:王玉佩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刷:安徽蚌埠红旗印刷厂

开本:850×1168

印张:40

字数:715000

版次:1995 年 11 月第 1 版 199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标准书号:ISBN 7—5396—1370—X/I·1267

定价:44.8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二十九章	屠龙天王·····	(629)
第三十章	浪里无踪·····	(663)
第三十一章	飞廊天桥·····	(699)
第三十二章	斜指西天·····	(703)
第三十三章	龙凤钥匙·····	(749)
第三十四章	屠龙令旗·····	(791)
第三十五章	绝处逢生·····	(834)
第三十六章	游刃有余·····	(888)
第三十七章	夜探少林·····	(926)

第二十九章

屠龙天王

但是，就在他嘻嘻哈哈向前急奔时，画舫舱厅门的竹帘启处，突然走出来一位白发皤皤，手持铁鸪拐杖的老婆婆。

老婆婆身穿宝蓝上衣，下着百褶黑裙，紧闭着两片薄唇，神色十分阴沉，尤其那一双小眼睛，精光闪射，冷焰逼人，一望而知是个内功极精湛的老妇人。

嘻嘻哈哈，急急前进的一群人一看，不少人心头一震，急忙刹住了脚步。

因为他们已经惊觉到，绝对去不得，去了准被打个鼻青脸肿断胳膊，所以，又纷纷转身向回奔去。

就在老婆婆以尖锐冷焰般的目光看向河岸上的同时，厅舱内已响起了一个充满了关切的清脆声音，问：“单姑婆，古老头来了没有？”

原来这艘豪华美丽的大画舫上，正是乘坐着由天山急

急赶回中原的凌先基和尧琼霞等人。

方才发话的，却是一身绿衣的曹月娥，只是不知道老头为什么没有在画舫上。

只见单姑婆愤愤的将铁杖捣了一下船面，轻声回答道：“这个死人，不知死到哪里去了，直到现在，连个鬼影子都没有。”

接着是一身银缎劲力的雪燕儿，忧虑的说：“恐怕人家‘赛花陀’架子大，名气高，不容易请得动人家！”

单姑婆小眼一瞪，道：“那死人走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了，如果‘赛花陀’端架子，你就点了他的穴道把他扛了来。”

依然是曹月娥的声音，低叱道：“请人家来看病怎么可以这么个没礼法，他如果心里不高兴，万一投错了药，那可怎么得了？”

请人家来看病？给谁看病？

由凌先基到古老头单姑婆，个个武功了得，俱是内力充沛的高手，怎的会生病？

莫非？莫非是女儿病？还是尧曹邬雪四女那一位害了喜？

我们仔细的向内舱广窗半垂的竹帘内看去，发现牙床上的绣被中正躺着一人，而美丽如仙的尧琼霞和邬丽珠，正分别坐在牙床的左右两端床缘上。

尧琼霞柳眉深锁，邬丽珠目闪泪光，俱都目注着仰面躺

在绣被中的年轻人。

没人敢相信，病倒在牙床上的年轻人，竟会是纵横天下，睥睨群雄，而武功又高不可测的武林后起之秀凌先基。

像凌先基这种铁铮铮的人居然也病倒了，谁会相信？

但是，事实确是如此，凌先基不思茶饭，懒得讲话，甚至无力骑马飞驰，已经快半个月了，他们才不得不由水路东下。

凌先基星目微合，双颊稍瘦，面庞也有些苍白，看他不言不语的样子，似是进入了冥想之境。

尧琼霞这时一厅外间的曹月娥等人说古老头还没请大夫来，只得和邬丽珠对了个眼神，双双退了出来。

曹月娥一见一身艳红，娇靥也有些憔悴的尧琼霞，立即忧急的说：“霞妹，古老头到现在还没来，我们是否派个人到城里找一找？”

一身玫瑰红的邬丽珠却忧虑的说：“古老头在途中会不会出了事情！”

话声甫落，仍立在舱厅竹帘外的单姑婆却急忙道：“这一点四位姑娘请放心，古老头的机警和应付变故的能力我还信得过他……”

雪燕儿却不安的说：“可是，由永宁到灵武，虽然中间隔着一条黄河，三天的时间，也该到了呀！”

外面的单姑婆却叹了口气，道：“早知这样，还不如不让

他先来……”

来字方自出口，突然又失声一笑，接着兴奋地说：“他来了，还用椅轿抬着一个富态的糟老头子。”

只见一身灰衣，微显驼背的古老头，正跟着一抬椅轿急急向这边走来。

两个脚夫抬着的椅轿上，坐着一个头戴黑缎帽，身穿烟紫袍，嘴上蓄着白胡子的老人。

这老人红光满面，微胖的身体旁放着一个小药箱，也正捻着他的白须向画舫这边望来。

由于‘赛华陀’年已七旬，他的椅轿因而直接抬到舱厅前的船面上。

单姑婆一俟‘赛华陀’由椅轿上下来，立即笑呵呵的向前谦恭地招呼了一声“大夫您好”。

‘赛华陀’职业性的点点头，“呵呵”了两声，迳向舱厅门口前走去。

古老头已急步过去，将竹帘高高的举起来请“赛花陀”进去。

‘赛华陀’一进去，古老头立即望着单姑婆，关切地问：“少主人的病情怎样？”

单姑婆黯然一叹，低声道：“还是老样子。”

说罢，两人双双走进了舱厅内。

只见尧琼霞和曹月娥，同时向着‘赛华陀’欠身肃手道：

“大夫请内室坐！”

‘赛华陀’依然“呵呵”两声，迳向内舱门前走去。

雪燕儿已急忙过去将布门帘掀开。

‘赛华陀’进入内舱，径直走到牙床前，先察看了一下凌先基的气色，接着坐在单姑婆为他移过来的圆凳上。

邬丽珠和曹月娥已将凌先基的手由绣被中移出来，并垫在一个小枕上。

‘赛华陀’将手指尖端轻轻地放在凌先基的脉门上，立时先皱了下眉头，接着也闭上了眼睛。

尧曹四女和古老头单姑婆，俱都摒息站在四周两侧，连个大气也不敢出，唯恐扰乱了‘赛华陀’的思维，把错了脉路。

片刻工夫，‘赛华陀’已收手站起，并看了一下凌先基的眼睛和朱唇。

看样子‘赛华陀’很想看一看凌先基的舌头，但他根据脉象，似乎已用不着了。

其实，‘赛华陀’和尧琼霞等人都知道，就是叫凌先基张开嘴巴伸出舌头来他也不会理睬。

‘赛华陀’走出内舱室，经过舱厅，掀帘走出船面来，继续向椅轿前走去。

尧琼霞几人一见，顿时慌了，不自觉的齐声脱口问：“大夫，到底是什么病？”

‘赛华陀’见问，这才停在椅轿前，极镇定悠闲的回身淡然道：“心病！”

尧曹四女听得虽然神情一呆，却并不感到意外。

但是，单姑婆却有些生气的说：“大夫，你这是什么话……”

话刚开口，尧琼霞已低斥道：“单姑婆！”

单姑婆一听，当然不敢继续再说了。

尧琼霞斥过单姑婆后，立即焦急地问：“大夫，您是附近方圆数百里的神医，我们早在千里以外就久仰您的大名了，希望您无论如何将他的病治好！”

‘赛华陀’依然极镇定悠闲地说：“他没有病，也用不着服药，他的功力极为深厚，但心中的郁结也极为深厚，所谓心病还须心药医，你们清楚他的病情，你们就能为他医治！”

说罢，跨步越过轿杆，一屁股坐在椅轿上。

曹月娥一见，立即望着单姑婆，吩咐道：“封银子！”

单姑婆早已封好了带在身上，急忙取出一个红布包来放在‘赛华陀’的椅座旁。

‘赛华陀’依然悠闲地点点头，两个脚夫立即将轿抬起，迳向画舫下抬去。

尧琼霞等人立在船面上，直到‘赛华陀’的椅轿走上河堤岸，他们才转身走进舱厅内。

先叹了一口气的曹月娥，就在进门旁的临窗长凳上坐

下来，黯然低声道：“我早就看出来，他自己在斗气，自己在摧残自己的身子，自己忘了自己。”

尧琼霞却望着古老头，吩咐道：“告诉船家，船只回头，仍沿黄河而下……”

曹月娥则关切的问：“我们先去哪里呢？”

尧琼霞毫不迟疑的说：“临河县城，紧临黄河，我们当然先回老家！”

单姑婆立即赞同地颌首道：“是的，少主人自从和太公太夫人离开避祸，太公不幸罹难，太夫人也因伤重驾返西天，三年来一直在外为寻仇踪奔走，现在船经临河，正好回到凌家庄看看。”

尧琼霞却正色道：“不，我们这次回去，不只是回去看看，我们一面重建家园，一面将太夫人的灵柩由西北山区中的‘沉羽潭’附近恭迎至祖坟内……”

曹月娥一听‘沉羽潭’，不由目光一亮，道：“太公仗以成名的鱼鳞金背宝刀不是被‘屠龙’老魔丢进‘沉羽潭’里了吗？我们这一次正好把它给捞上来。”

单姑婆却黯然道：“这一次回来，原就打算先把太公的灵柩找到，和太夫人的灵柩一并移灵凌家庄，可是，少主人偏偏病倒了。”

古老头先以暗示的目光看了尧曹四女一眼，立即以恍然的口吻脱口道：“老奴还有一件要紧的事忘了告诉四位姑

娘了。”

郭丽珠不由急切地问：“什么事，快说！”

古老头继续认真地说：“老奴离开永宁客栈的第二天，途中突然有人向我招呼道：‘那位可是古老当家的？’……”

如此一说，知道古老头在编故事，但是，尧曹四女也故作惊异地问：“可是以前武夷山庄，东南总分舵上的人？”

古老头立即道：“不是，是天山‘霹雳观’的炊火道！”

如此一说，尧曹四女和单姑婆俱都佯装一惊的脱口轻啊道：“霹雳观的炊火道到中原来干啥？”

古老头正色道：“他说他是奉了‘玄婆婆’的命令，前去秦皇岛……”

尧曹四女神色一惊，故意脱口惊喜地说：“那一定是有楚姐姐的下落消息了？”

四女说话间，特意瞋目偷看了一眼内舱牙床上的凌先基。

发现凌先基果然睁开了眼睛，很注意的听。

古老头立即颌首道：“不错，他说楚姑娘感于‘沙克多’对她有救命之恩，又日夜对她细心的照顾，内心甚为感动，后来就答应了‘沙克多’的要求和他成亲了！”

尧曹四女一听，虽然知道这是古老头自编的故事，也不得不兴奋地欢声道：“真的呀，那我们就放心了……”

话未说完，雪燕儿继续兴奋地说：“这件大好消息，我要

马上去告诉凌哥哥……”

说话之间已经转身，但是，方才聚精会神静听的凌先基，却又闭上了眼睛。

古老头早已看到了，因而急忙道：“雪姑娘，老奴还有一桩消息还没告诉你，听了你会更惊喜！”

雪燕儿见凌先基已闭上了眼睛，只得回身望着古老头，“噢”了一声问：“什么事会令我惊喜？”

古老头立即道：“你前些时候不是很想学一学弹弓吗？”

雪燕儿从来没有说过她想学弹弓，但是这时已知道了古老头另有用意，只得漫应道：“是呀……”

古老头立即道：“那个炊火道对我说，他在中途碰到了那位神弓女侠‘丽姬恒妮’也前来了中原，说不定她还可能去凌家庄找我们呢！”

尧曹四女一听，俱都兴奋地脱口道：“真的呀？那她一定会去找我们！”

说话之间，四女同时觑目偷瞟一眼檀郎凌先基，发现他似乎并不太感兴趣，依然两眼似合似闭。

古老头却继续说：“不过，炊火道是在遇到老奴之前遇到的‘丽姬恒妮’姑娘，她曾向炊火道打听我们的行踪。不过，我当时也没敢告诉他，咱们少主人福体欠安，已经改由水路的事！”

邬丽珠立即道：“告诉和不告诉都无所谓，反正她会去

临河找我们！”

说话之间，画舫早已离开了灵武码头，正不疾不徐的驰向黄河口。

尧琼霞立即吩咐大家分头休息一下，而她和曹月娥则仍守在凌先基牙床前。

虽说每个人都再度的静下，但她们并没有真的休息，她们的心里，依然都想着凌先基何以会不言不笑，终日冥想的原因。

她们记得那天离开哈密县城客栈的时候，本来‘丽姬姬妮’的骤然离去已使得凌先基心情突然郁闷下来。

但是，接着在店门口又看到了空着鞍辔的楚金菊的座骑。

这时，她们曾看到已经上马的凌先基，曾用左手重重地按了一下鞍头，神色也随之变得焦躁与懊悔。

也就自那时起，凌先基变得寡言鲜笑，减少饮食，不几天也懒得飞马疾驰，只是任由座马前进，而他的目光也只是木然前视。

尧琼霞和曹月娥一看这情形，立即和古老头单姑婆商议改由水路。

因为他们由永昌上船，至石佛沟进入黄河口，沿河北上，正好到达凌先基的老家临河城。

岂知，一上船，凌先基的病情更为加重，不但不言不笑，

极少饮食，而且连床也不下了。

尧琼霞等人大为惊张，才打听到灵武城有位名医，妙手回春，人们誉为再世华陀，所以才派古老头抄近路，先去敦请。

任何人没想到，辛辛苦苦地请了‘赛华陀’来，只说句是“心病”，连个药方都没开就走了。

经验丰富，阅历渊博的古老头已经看出来，楚金菊的没能跟着回来固是原因之一，‘丽姬姁妮’的骤然离去也不无关系。

当然，真正的症结，还是凌先基三年来的南征北战，东剿西伐，使得他不但肉身感到疲劳，心灵也受到了不少的创伤。

首先是父母的先后死亡，接着是‘屠龙’老魔的连串愚弄，直到现在，父亲的宝刀仍沉在‘沉羽潭’的潭底，而父亲灵柩到今不知被‘屠龙’老魔藏匿在何处。

更令他痛心的是，空跑一趟西域天山，非但没有救回师祖‘长白上人’，反而把苦命守寡，对他也有救助之恩的楚金菊丢在了天山地区。

虽然大家都一致判断楚金菊可能被‘玄婆婆’的徒弟‘沙克多’救走了，各种迹象也显示出‘沙克多’已和楚金菊生活在一起。

但是，这也只是大家这样揣测，这样一厢情愿的断定，

事实如何，却没有哪一个人知道，包括‘沙克多’的师父‘玄婆婆’在内。

更令凌先基感到焦虑的是，只有白素贞一个人知道师祖‘长白上人’的下落在何处。

但是，白素贞却在天山‘腾木峰’上，被尧琼霞等人逼供时，无意间丢下了万丈深渊，跌了个粉身碎骨，绝对不可能活了。

凌先基一直自责自己，如果他那天傍晚刚刚登上‘腾木峰’，不好奇的去追那两只大白猿，甚至追到广崖脚下就毅然转回‘腾木峰’去，一切的一切就都不会发生了。

但是，他不但想法错误，登上了广崖，而且还渡过了飞索，进入了孤顶潭峰，以致被白素贞解开了渡索被困在峰顶上。

也正因为这一念之差，造成了许多的变化，铸成了许多悔恨终生无法挽回的惨痛事故。

‘天弓帮’老帮主‘依里维雄’丧命在天山派内，‘丽娃美露’为了救‘依莉莎嬉’而牺牲了自己。

楚金菊为了去见他被白素贞软禁，白素贞也因而丧失了生命，如今，到什么地方去找师祖‘长白上人’呢？

这一连串的事实，身心疲惫加上懊恼，终于使凌先基病倒了。

画舫不疾不徐地前进着，红日将落西山时，已遥遥看到

了黄河口。

就在这时，突然在舱厅外出现了神色惊惶的船老大。

尧琼霞等人虽然都在默默地想着心事，但她们的机警心都很高，因为，一进了黄河，虽属西北，但已算是中原了。

中原各大门派，仍视凌先基为‘屠龙天王’毛司康的传人，而‘屠龙天王’却又痛恨凌先基入骨，无时无刻不想重新将凌先基控制。

闹到现在，凌先基真可说是四面楚歌，腹背受敌，一直得不到各大门派的谅解。

当然，一些沽名钓誉之辈，以肤浅的武功浪得一些虚名，对其有真才实学的凌先基，更是又妒又惧又恨。

尧琼霞等人这时一见船老大出现在舱门口，不由惊得纷纷由位置上站起来。

古老头首先迎出舱门，关切地问：“有什么事么？”

船老大见问，立即惶急地转身一指道：“老当家的请看！”

古老头循着指向一看，心知不妙，也不由楞了。

只见数百丈外的黄河口边，原本不太宽阔的武灵河面上，这时竟然一字横泊着两艘大船，几乎将河道堵满了。

尧琼霞一看这情形，立即沉声道：“这很可能是冲着我们来的。”

单姑婆首先冷冷一笑道：“他们以为少主人病了，咱们